癸卯十一月 日

江都錄

歲昭陽單閼信月旬二日 抄

甲子六月十三日抄

江都錄

甲子六月十三日抄

江都錄

卷之一

題錄

南漢日記

崇禎丙子十二月十二日午時都元帥金自點書目入來賊騎犯境云十三日聞之則胡騎已到安州云盖數日前已有犯境之報而不出朝報人莫知之故也自此日之後賊中臨惧相辭出殿是日午後狀啓入來昏時又入來皆云賊已到平壤十四日曉頭狀啓入來賊鋒已到瑞興云宗社位牌及諸王子宮人皆渡江都大駕隨出日已申時矣大駕亦欲向江都至崇禮門聞胡兵已到沙峴不得出門云云故上坐于門樓百官皆騎立而蒼黃顛倒莫知所向休齋使金瑬請上往幸南漢使訓鍊大將申景禛出陣于慕華館又使崔鳴吉景稷請和好以緩其鋒上卽回駕水溝門東殿執鞚者已走無矣急求他人以代其執而未卽得之奔走遑遑之際親策以行亦良久矣踰銅峴房門馳出水溝門其行色窘急之狀不忍形言其前後財隊及旗旄仪仗散亂相失不能成行滅中士女跣足徒步與大駕騈闐相雜父子兄弟夫婦奴主錯亂相失顚溝仆路喚爺呼母哭聲震天大駕遂至南漢山下

風寒路險日已昏黑而人疲馬困不得進行留嶺前先遣禮[illegible]
五六人先至城門忽有野雷徃路疾走一黃門白上曰此吉
兆殿下不久當還宮也上曰何謂也對曰漢於公卅七年有
此異矣今又有之故云爾三更始入山城開三門判書崔鳴
吉等自賊陣還啓曰彼說好和之意則頗以順辭答之且賊
騎來到者其數不多云云朝廷欲趁大軍之未至移入江都
十五日鷄初鳴大駕直出南門外五里許還入盖緣山路極
險上親自步行蹉失玉趾氣候不平之故也其後聞之則賊
兵已伏於金浦云右日之駐行亦天意也是日之朝崔鳴吉
又啓曰彼謂我等之行專為和好而爾國人民奔散閭閻一
空至於主上播遷於心未安必欲修好須速送親王子大君
及所和諸人則當自此還去耳又聞絶不殺戮朝廷令戶曹
郞官入京取雜物以為和好之資又令各司一員入京守直
云十六日遣大臣沈諿及王子陵蓬君欲定和事則答云我
所指王子弟者必是親王子親弟也必得如此然後乃還沈
相曰王子時未関服未可遠行以順辭誘之賊不聽伏兵已

還於南漢山城矣又聞自午時後賊兵始畧人物十七日賊
兵已到南門外体府即挾因守禦使李時白責其不得作堞
曰閉門守城上親自巡城朝廷又使洪瑞鳳韓汝稷再三往
說曰王子時在江都欲引還以送荅曰不必遠在王子又得
世子可許和好洪韓還告東殿復請於上曰若事迫不已則
臣當出往上不荅爲之流涕左右臣僚莫不憤泣時城中所
存守禦營軍及楊廣水利麗等五州軍而彼州軍則小入故
收合計之則僅二萬八千人矣城險無比人皆固守以待勤
王兵欲背城一戰而朝廷或有和好者故猶豫未决是日上
親巡城坐于望月垈曰予當自將擊之於是守城之議乃定
十八日天日暫煖募壯士衆侍伏兵殺畧千人午時後上御
于南門頒哀痛詔畧曰一隅孤城和使已絶内無可恃之勢
外乏奴子之援云云讀畢百官皆痛哭因令群臣各献守禦
之策沈光洙已陳所懷上又自巡城以俞百官爲收穿健又
合百官分隷城堞是夜賊兵處處處處燃火目力所及火熖
漲天有同白日蓋示其軍兵之盛也十九日暮砲兵出城邀

賊中殺五六人取馬而來遂行山壇祭二十日夜府將來此
由城軍自募出戰午時清使南門外乞和上曰許之句令
出二十一日募軍出戰上傳教曰爾百官晝則相通守堞夜
則休息以示與士卒相苦之意忠清監使鄭世規狀啓入來
獻三難二十三日大爲巡城募軍出戰斬賊一級來獻上還
行宮是夜三更西南天衆星環繞一大星相關良久乃散盡
向西方去二十四日大雷雲霧四塞天地晦冥咫尺不卞上
命禮官遂祭祈晴有一卒請於上前曰此賊易與而將無長
人願上勿以紬衣錦衣之人爲將然後庶可伐也上曰出言
于外是日上盡出寢殿地衣及義昌君所獻山羊皮衾命給
將士雨中布空席焚香露坐終夜祝天紅袍盡濕政院請入
上不許于斯時也將士之馬避亂之人多飢死其爲慘々不
忍聞二十五日上親臨犒軍上下教請將士曰國儲之盡不
能盛備酒饌雖薄爾等盡嘗士卒莫不嗚咽而食矣二十六
日命官祭溫祚王是日無事二十七日命李箕男以牛酒饋
清々不受多般不恭之言箕男持還二十八日休府出軍將

欲戰以風勢不順止之金尚憲中翊聖崔鳴吉各爭所志金
中皆曰可伐崔獨曰寧以主上脫身逃免以全暫時之命不
忍以必死之事以劝君父聞者莫不扼捥二十九日遣將許
侗請和好姑止兵北門攻淸々佯敗退走我軍疾入淸陣
其之奪二馬三牛而將欲回來之際分三道急馳直進蹂躪
我軍被殺幾至數百我軍殺賊僅四五人又奪二馬而來体
府官池汝海李元吉六十餘人皆死於是日三十日大將沈
器遠破淸軍數百馳啓行在上特除八道都元帥後聞之虛
宗相半也是日夜氣陰霾体府令百官合番登堞俄而大雪
明年丁丑正月初一日遣魏山寶修歲問于淸陣又遣金盡
國李景稷等請和好淸將曰皇帝已到以巡城事出去當待
還陣禀定明早不可不遣人是日淸人收合諸軍及被虜人
畜結陣於炭川軍號三十萬鮮言皇帝來張凉傘立旗幟鳴
鼓吹角鼓向城東周回而歸西謀所在不可測也初二日遣
瑞鳳等于淸陣龍馬等曰丁卯盟約爾等先破我無所失又
出去年所奪諭旨亦也云可雪十年之恥未知爾國今已雪

之耶遂作函啓付于回使完豊君李曙病卒上為之痛哭賜
絹五疋及棺板物等使其婿欽之故回限七日進來麟初三
日願設斂衾体府使金瑬握崔鳴吉手曰吾意與公意無毫
髮相睽而其如士論何鳴吉曰吾等寧為萬古小人不忍置
君父於必亡之地乃撰國書悲辭苦語滿紙縱横士大夫見
之者莫不流涕有主戰守之論此議終不得行洪瑞鳳等國
啓從清陣庭請其事情將回蒙古太子自昌城近當來到待
其來相與講定後回報初四日賊兵五六輩望月臺近處繞
生相望訓鍊主簿金世仁放一砲殺三人上曰一放三殺豈
不壯哉即除本院僉正南道兵使咸鏡監司狀啓并入來清
人又為結陣於麻田浦邊宣傳官閔震益再度出使皆能得
達上引見曰觀甫為人可謂大胆矣仍問曰何不帶劍對曰
中路猝逢賊兵捕之未及反為所奪上即解所佩劍賜之特
加通政收牙使命百官疏劾体察使金瑬〻欲引嫌而退副
察使李敏求啓達上引見瑬勉留特罷俞百曾以李貴代之
初五日斬逃軍二人以示軍中初六日晚下雪午後雲霧四

塞天地晦冥咫尺不卞全羅兵使狀啓入來初七日 上遣內
官慰問之將卒自今以後朝朝問之尹之元第斥候將突付
將斬退督戰將出送沈元帥軍初八日東殿遣盡衣慰問士
卒曰夜來寒甚何以經過予不忍忘也有被虜兒逃來者年
甫八九歲上招見之命內官給料又以藥果賜之初九日無
別事初十日命官祭溫祚王十一日上親祭元宗影禎林府
巡城諭守堞將士以十年復戶之意喝吉摠國書用寬溫仁
聖之號以媚之又有一時同仁之語反以仁義撫綏海內等
語臺諫爭之以書辭過恭上曰勢出不得已勿煩也十二日
洪瑞鳳尹暉等持國書往諸陳龍將回往復此書間日必暮
矣明日出待西門外各院近處十三日東殿陪大殿巡城自
東門至西門而還行宮洪崔尹許出城坐山腰龍馬與阿之
好鄭命壽金乭屎金汝豪等出來相揖而坐胡等曰向者破
盟之失在我乎在爾乎洪瑞鳳曰小國有失矣馬曰何不出
戰乎洞曰小國何敢與大國交戰乎龍馬持國書入去良久
而出曰為入啓而啓未下之則雖夜即當回報此意于爾[illegible]

南門外穿堞軍使通之瑞鳳等回話十四日風日甚寒人不
堪其苦十五日沈元帥軍官沈起龍入來呈成帖狀啓有曰
初九日咸監南兵合軍於楊根弥原實寫二萬三千矣初四
日金元帥到尭山遇清兵五六百自辰巳時終日大戰殺賊
殆盡而只餘十七騎逃去初五日東明時先鋒已到獻原誠
待此進住龍津以爲捷傳之計平安三別將所領軍八百騎
又到安峽云是乃縣監金毅之馳報也是日忠清監司兵使
慶尙左右兵使軍盡爲潰散全羅兵使金俊龍到龍仁來川
慶尙監司沈演到忠州不請收合散卒消息入來後聞之則
許完未及交兵不能指揮而潰閔莫良久力戰兵少不能敵
而潰忠清監司鄭世規亦不交兵而潰云矣十六日朝廷遣
魏山寶往清陣則清人久不發來日晚傳言曰大臣可以出
來山寶回報洪瑞鳳尹暉許僴等出去龍馬等出來曰爾後
荅書作之未畢還當回報若無國書勿爲發來瑞鳳等還午
後清賊立旨佛旗於南別旨越邊大風吹裂破之人皆快之
十七日清賊急指大臣出來洪等往見清人遣以荅書其來

瑞云欲生則受城歸命欲死則背城一戰以聽皇天之處分
而其他所言耳不忍聞口不忍道也龍等曰奉獻爾王依此
書為之瑞鳳等曰書中之意念未得知之願畧聞之龍馬稱
左右鳴吉復書畧抄以示之龍馬曰如此〻〻愼勿煩言若
使他人知之大有罪也又曰爾國文書中皆以我稱賊兄爲
之義男如是乎瑞鳳等曰我國之人侵入貴國殺戮虜畧則
貴國亦必以賊稱之如此之言何足憚乎龍馬等曰爾等以
我輩稱奴未知爾國掌隷院有我等名耶請一覽之瑞鳳等
嘿然不答馬等又云將欲造船氷上以入江都又云平安監
司已死副元帥亦就擒矣又云十九二十日鳴吉相與交戰
以決雌雄皆誑惑之言不可信也十八日清人來到山頭高
呼曰有所言投來耳哨官告大將大將以告体府而終不出
應清人大怒而去是日賊陣中馳馬賈勇各呈其技日夕乃
止而城中望見莫不失色鳴吉又撰荅書更加陛下二字大
司憲金守賢請去其二字上從之瑞鳳等又持國書出去雲
還日返復往龍胡曰馬將出他明日更來之可也終不修書

瑞鳳等乃還十九日鳴吉又據國書將入闕禮判金尚憲取
看裂破因爲痛哭兵判李聖求曰令公雖欲得萬古清名將
欲置兩宮於何地乎尚憲曰令公方爲副察使唯當一戰可
也何事於和也聖求曰以今日事勢觀之可戰乎可和乎令
公之答然則何不出去清陣自明其所知乎尚憲曰令我款
執金送之賊耶聖求起出東陽尉申翊聖撫劍曰力主和議
者同死此劍矣是日午後瑞鳳病臥以左相令弘胄代之弘
胄鳴吉等持國書出去龍馬等受而見之至於出城一里大
怒曰不可以此書啓達矣弘胄等極諫其難從之意龍馬等
曰吾當力圖以報留待于西門之內弘胄等徃其言待之至
夜終不得報而還二十日清人意將大臣出來弘胄等出去
清人云斥和三人出送則即當解圍爾當入告爾王講定來
而可也弘胄等曰斥和首倡唯是翼漢而以其罪既已遠竄
更無他人奈何奈何清人不應弘胄等乃還參判鄭蘊待罪曰
外臣亦以斥和陳疏請出清陣以死上不從人皆嘆服曰扶
植綱常唯此一人而已是夜大雪深至數尺士卒多有凍死

二十一日弘胄等奉國書稱臣更加陛下等字以往龍馬等受出而往夕間復呼弘胄等出去龍馬出等書中兩件事一不回報決不從之爾等吾欲生之爾等自欲其死此後非吾所知也弘胄等無言還二十二日東殿招官語之曰太山既毛島卵之上國步誰措於磐石之堅事已急矣計將安出竊念此身既有二命又有一子亦可以奉社稷承祖宗雖死何憾將欲出城此意言于備局備局回報以不可之意即令史兵皆查出於和之人鄭蘊又陳劄曰臣既於和請出賊陣人謂三韓正氣凝結於此人矣是日清賊造船往江華渡口自發朝放虎蹲砲江華舟師二十隻餘自潰賊騎渡江江都失守韓一具出降金尚容自焚尹昉一家縊死者七人清賊船載士大夫妻越昇天府墮海而死者不知其數其爲慘痛不忍形言二十三日傳曰守城將卒死賊者守職者並爲復戶事畢後各以其狀廣設萬科事言于体府使知委之崔鳴吉撰國書曰於和諸人明曉傳送軍門以聽陛下處分云二清人曰龍馬兩將往于江華未及還來不可自擅講定待還相

設爲之可見終不變之李弘胄持國書出空還是夜三更清人
分三道一把望月峴一把東門一把西暗門我軍方熟眠不
覺驚眈宣傳官以摘奸而發見之急踏武士使之各各隨守堞
將士又通于大將而鳴鑼一聲戎備方嚴清兵先以偽人試
之使之踰城繼以鱗次上之者不知其數身御使李時白督
將士或射或付親執勁弓與士卒共射之賊三進上三退却
大敗而走時白左肩中矢而不至重云云平明視之則赤血
淋漓於雲梯甲胄弓劍散擲者不知其數矣其餘二處亦擊
却之是日守堞將卒欲爲恐恟宰臣弃堞詣闕大呼躰府曰
乖和之人何不發送耶若以送之爲難則當使之爲將付賊
何如躰府諭之曰朝廷之議已定僉等退而各守僉堞二十
四日清兵與我兵終日相持日暮把南則始我軍發砲擁城得
之清兵死者甚多我軍乘勝鼓譟而進收餘兵與尸而走賊
清使再請大臣李弘胄發去清人曰皇帝欲還何不出城耶
明當稟啓講定約束須趁明早發来弘胄還報上謂侍臣曰
大丈夫生斯世何忍青衣行酒乎嗚吉力勸出城之意清賊

放火砲一名紅夷砲一曰虎蹲砲其丸大者如磁椀小者如鴨卵其疾如雹風其聲如霹靂人中死者甚多城中震怖不任意出入二十五日砲聲終日不絶龍馬等招弘胄語之曰皇帝明當廻駕而軍中之事一委於吾等爾王若不出城須等絶不更來前後國書盡爲出給弘胄等持而乃還上諭旨於七路監兵等處二十六日砲聲終日不止將卒等又欲思亂相率來大聲闕門曰斥和之人何不出送耶此輩既斥其和必有智畧願得爲將亂之曲城之上躰府曰斥和首倡洪翼漢已言于清〻終不肯答此外又有難從之事甚多故至此迯還爾等所謂斥和者又有誰歟將卒等曰讀書宰相不記姓名無識武夫何能知也飽食坐溫突之時曾不知曲城爲火砲所衝破也仍欲直入闕庭以達上命閉門使都承旨及中使諭之將卒乃退淸人傳語曰有新語則出來依舊語則不出來洪瑞鳳崔鳴吉金藎國三人出去賊陣賊等曰有新語來言三人等進去告以春宮出城之言龍馬等曰今則非國王親出決不從爾國君早聽吾言爾王豈至於親出哉

又言江都失險守之奇仍出珍原君書及內官羅業等啓以示之又出韓興一等書啓兩大君書簡信之乃曰嬪宮則使爾國人陪行來又以我軍五里外擁衛而來須勿通焉今宿金浦明當到此又謂洪瑞鳳曰令監大夫人年已高矣亦為平安率來幸勿慮焉瑞鳳知此奇還報士大夫等及下人等莫不痛哭焉二十七日朝臣聞江都失守之奇謂彼詭言狐疑不定上曰此乃吾兒之手迹也其子之手昏其久豈有不知之理乎仍為流涕乃折出城之議兩司爭之上不從嗚吉又撰國書加用幸賴皇天之恩庶免異域之鬼等語瑞鳳等持國書往賊陣龍馬等曰爾王不守孤城今欲出之宗國之幸也當啓稟皇帝定日以報且令自今日撤兵矣是日雲霧四塞對面不見二十八日稱賊文書皆燒之參判鄭蘊引所佩刀自刺其腹遂作一絶云砲聲四發如雷震衝破孤城士卒洶惟有老臣談笑聽擬將舍歸從容又作衣帶之贊曰國破主辱臣死何遲舍魚取熊正此其時陪輦投降余實恥之一劍從仁視之如歸聞之者莫不流涕嘆服金尚憲亦自

繼子弟救之得不免焉清人呼之甚急瑞鳳等出去金尾屎鄭命壽金汝豪等亦出曰龍馬等樹〻至矣取伏進靈草與火鑪而坐俄而龍馬等持偽勑而出來曰爾國受南朝勑書時权禮何如瑞鳳曰奉勑者南面而立陪臣跪坐而受之龍馬等以此禮授之瑞鳳依禮受勑訖龍馬等坐于東壁下瑞鳳等坐西壁下然後龍馬等曰近日寒甚無乃苦乎瑞鳳曰賴皇上全生之恩免此苦矣龍馬等曰麻浦近處已築受降壇皇帝出來明日來此行禮可也降時例有面縛啣璧輿櫬等許多節目而今姑除之矣瑞鳳等曰國王常着袞龍袍以此服而出去乎龍馬等曰袞龍袍不可着也因指鳴吉所必着藍錦袍曰當着如此服而來可也瑞鳳等曰由何門出乎龍馬等曰(南)尚門正門也有罪者不可出入矣自西門出來可也又曰行禮之後皇帝揭卌路撤歸而爾國王則不爲率去即爲還送京師須勿慮焉又曰設已定矣此後切勿復通南朝瑞鳳曰何敢更通乎龍馬曰還時欲侍積島爾國舟師及砲手整备以待可也且曰世子大君及三公大卿子弟率去

爲質等事已爲完定更不可議至於世子則離親遠去難涉
爲難而皇帝仁慈不加愛恤若欲歸覲遣質從來何難之有甯
朝所給國璽不可用也更當歸送且新歲貢則白米一萬石
白金三千兩白苧布一千疋弗安三百顧黃金一百斤一年
三次撤兵之事未約之前下三道兵九千南北道兵一千已
爲傳令待其來當撤矣此約前被擄人當渡鴨綠江逃還者
一一刷送約後被擄人當贖還送此等事不可更改爾等
知此爲之瑞鳳等曰謹從命龍馬等與瑞鳳鳴吉等相語移
時有若所交者然二十九日崔鳴吉及李英達等乘所和臣
吳達濟尹集等出去而洪翼漢則時爲平壤庶尹故自其處
執送是日上閉門痛哭移時乃止吳達濟尹集等既至淸陣
汗問曰爾等何以斥兩國之和好耶既斥其和則何不使我
不能至此耶吳尹等曰不斥其和只沮送使耳汗大笑命解
其縛給其衣冠招鳴吉英達等賜之坐設大供具以進珍羞
異味皆是我國所未有之物也又給貂裘各一襲鳴吉等服
之心感遂行九拜禮龍馬等曰明日爾王出城之時從者只

率五百人勿爲加此數爲之鳴吉等曰有命是日講定去留官員以李弘胄年老以聖求代之欲送瀋陽鳴吉進曰殿下以聖求爲相可謂得人而擔當國事無如此人則不可斯須離左右此行則雖以假官送之不至生事大臣則以南以雄宰相則以朴燁朴簹僚屬則以蔡裕後李命雄李時楷鄭雷卿林墰當令黃一皓以墰病甚請代其行時一皓有老母矣人謂厚於友薄於母其人可知頭銜司官員皆稱病不出故多以武班充代武夫怨曰平時好官渠等自爲之臨亂行以我輩代不亦憤乎三十日上將發槪參判鄭蘊又呈劄子曰臣之自決者不忍見今日之事而一縷殘命三日猶存臣實愧之鳴吉旣使殿下稱臣受降則君臣之分已定臣之於君不徒承順而恭有相爭之事則爭之者是亦爲恭至國寶則自祖宗以來受於天朝者于今二百餘年矣決不許清虜者章章明矣而不此之思反助清人以改其印又使唐人不踏我地之約已定云未知此意出於何人噫天朝之印當奉獻天朝不可私與清賊使之以改若使改之則是以子改父〻〻

〻大有關倫紀不可從也且藉鬼而以攻天朝亦甚兵不可
何者天朝之我也情有父子之恩則敎子攻父亦關倫紀於
攻之者有罪敎之者亦有罪焉此萬古不易之事事之不已
彼致國敗必有誅之之處而不能處此徒以承順爲重甘心
後世得罪人類臣竊痛焉臣叨悼舊云云龍胡等立在城門
之外從上出城上只率若干臣若干軍元五百數出去餘留
城中去留之際百官排辭哭拜如雷下至軍卒奴隷等莫不
流涕下人等各發話父母妻子爭相排門出城兵判中景禎
援國遏止上至清陣中高張黃屋之狀五色甲冑之將繞立
三匝其中汗踞坐龍床引見行禮上行禮拜汗亦答拜蓋謝
天得勝之禮也自此以後痴坐不動行禮訖而約與事汗出
給紫繡衣貂裘各一襲白馬一疋且爲之設宴上於清陣中
暫見嬪宮大臣而以世子并嬪宮鳳林大君爲質日後與
清軍從衛還宮是日也汗以朴蘭英爲朝鮮不忠之人出斬
之二月初二日清賊解圍而退其陣處遺弃老弱不可勝計
林府李弘冑益救入城令老除官婢救也初二日清賊行軍

我軍亦放還撤開四門任其所之遂破各處守城之備留在
百官即日盡爲入京

江都錄

崇禎九年歲次丙子十二月十二日義州府尹林慶業馳啓
曰賊兵已到九連城下十三日平安兵使柳琳馳啓曰賊已
到安州十四日曉都元師金自點馳啓曰前鋒已及鳳山朝
野洶〻判尹金慶徵爲檢察使爲江都障守之將上問体相
金瑬曰卿子。之可堪此任乎對曰慶徵無他才能至於捍守
易敢不盡其心力乎於是以副提学李敏求爲其副入守江
都平朝俞元任大臣尹金尚容礼曹判書趙翼參判呂爾徵
正郎崔時遇社稷令閔光勳宗廟令閔栻直長李義遵奉事
呂爾弘社稷參奉地奉遂柳邇奉廟社行是日鳳林獜平二
大君奉嬪宮淑儀元孫一時發行二大君及諸宮人駙馬公
主王孫并入四宰朴東善判府使鄭光績前判書李尚吉同
知鄭孝誠以老病宰相承傳教入往依旨韓興一以侍奉嬪
宮隨行前判令鄭百亨奉常寺正趙希進修撰兪棨一兵曹
掌

佐郎朴宗阜戶曹佐郎李行進 永文正字鄭泰濟林嶒学諭
尹滄監察李德惇權益慶弼善尹炷翊賛姜渭聘前叅儀池
之源前校理尹命殷修撰李一相前都事奇晩獻知事趙瀹
直講邊滉一前縣監沈東龜僉正李士球掌府都事李時苾
皆未及扈行從入随後礼曹判書李貴頓棄奉社稷之命私
自亂避于大冨島中南陽府使尹棨死賊其家屬随入江都
十四日乙晡時上幸春宮出昌德宮前隊不及青郊賊鋒已
及上慶不得及達于江都遂上崇礼門與諸大臣方論應之
策吏曹判書崔鳴吉進曰臣請往見龍馬兩胡以後其鋒
遂與同知李景稷以牛酒迎于西郊因令体相金瑬率訓鍊
都監炮手及御令軍出陣門外且為遮絶之計遂閉崇礼門
上回蹕銅峴出南小門入廣州山城因命沈器遠為留都大
將体相金瑬又訓鍊大將申景禛皆卷兵入山城变忽驚雷
未及掩耳城中士女顛倒奔波老弱徒跣僵仆氷雪蟻沸鍾
咋闐道填門自東門出者由楊廣依險而行入于關東或轉
而向嶺南自南出者由仁川南陽遵海而行入島中或轉

而向湖南呼号飢渴鳥竄魚駭子失其父妻失其夫骨肉相
弃奴僕皆散獰風所靡雷掣雲馳第以去上越在山城突騎
直向城下故韃以身先得以入海者多而江都以彈丸地素
稱天塹人爭投入而洛人之令出於檢察使故尋常百姓不
得登渡矣嬪宮到津頭不得渡上下内人皆寒二晝夜嬪宮
乃於玉轎内親出疾聲大呼曰金慶徵〻〻〻豈忍為此狀
也留守張伸聞之言於慶徵粮以船渰之嬪宮既入江都慶
徵家屬已滿城矣二十四日通津金浦等地避亂士女及路
中奔竄士族千百艘遍岸籠野攀呼來渰而津船已係於越
邊津路斬計無所施俄而賊騎奄忽及之一聲之間蹂躪殆
盡或被搶掠或投江水如風揚葉慘不忍言當初大駕出城
之時戶曹佐郎任善伯與其正郎許穡受傳教留司賊陣充斥
之後晝則避伏於白岳夜則還穿於本曹幾過七晝夜賊勢
太張不得穿護乃與留都大將沈器遠及參政南既相議常
平窖銀一萬二十餘兩及本曹細段青布等物乘夜潛運藏
置于白岳山中擇其輕寶五千餘駄以送于通津等地而處

被賊掠大將及忝議呂善伯領入江都乃於二十一日冒夜
潛行自白岳山經弘濟院從間道得達二十三日纔到江都
而翌日賊騎搶掠於津頭矣其後許釋死於亂兵自是之後
江都舟楫閑不得與山城通朝野皆以江都負海爲險天府金
湯雖以百萬之賊必不能飛渡由是江都一島晏如朝夕肆
情自固大臣疲弱不能折制帥臣驕驁抗礼使氣政出多門
事事和看大小機務慶徵皆自擅之日與諸親屬閉門談諺
從春盃酒酣戲度日三月重圍戎衣暴露而一度狀啓終不
通聞携妻弄子偃卧嘻嗚至尊則親抱矢石觸冒風雪而慶
徵則重裘煖屋有避寒之酒至尊則并日糲飯食不甘味而
慶徵則飽鮮珍膏有終日之飽慷慨忠憤之士陳嘉猷善策
而塡耳莫聞謂之迂言每揚言曰父爲江都体察兒爲都檢
察爲國家辦大事非吾家父子而誰進士沈熙世尹宣擧等
呈書辨罷以責之曰薪膽即事盃酒非時云云慶徵敏求終
不采用自此臣僚懷憤軍卒解体一島之中变乱將萌甲串
以下燕尾以北曾無一人扶枎者矣今可以三南散亡軍兵

濬發之事僉李敏求從海道出巡令列邑慶崇終不許送原
任大臣金尚容一日坐備局招謂慶崇曰汝之年歲幾何安
敢乃爾汝爺奉主上在圍城中朝夕危急從不念主辱而不
念老父乎三南督兵在所急〻而汝何敢私相容護敏求〻
〻之為阿娚久矣汝之年歲今幾何安敢乃爾慶崇亦許從
敏求乃提大船盡載家屬將欲自帶而行尚容聞之曰安有
乖妻子之副察使乎若此輩雖從徒求捕於列邑而已從之
不若不從之為愈也敏求果不從一日自賊陣中走回之人
來言賊聚三浦遂撤屋材或造者曳船或造童車其意蓋於
在江都也慶崇擊掌大笑曰江水尚至賊豈能陸地行舟乎
正月二十一日初更通津假守金邁恩走奔告于慶崇曰賊
或曰以駱駝載船或以童車載船以下於甲串津頭夜水將
瘦矣慶崇始有惧色使從事李一相朴守阜等分付把守之
策分給火藥鐵丸等物而量銃計發箇〻置簿又使戶部郎
官放料而甲串倉積置軍粮則不為分給而在城中軍粮從
容散料人莫不怪之翌朝日三丈後軍卒幾〻出城而去皆

空拳人言体府軍器積如丘山者以待今日之用而今若不
用待何日乎慶徽曰在軍器機械皆父親所加吾何敢任意
用之乎人皆怯且痛罵使韓與一鄭百亨率城中避乱之人
分付城堞燕尾之西豊德郡守李聖淵守之燕尾之北開城
留守韓仁及都事洪遷守之甲串以下僉知俞省曾守之仙
源以下全昌君柳廷亮守之廣城以下海崇尉尹新之守之
韓與一任善伯鄭百亨各率家童坐于南門之上懷仁君錦
仁君率諸宗親坐于東門之上閔光勳呂爾弘數三朝士坐
于西門之上北門人數不足不得守之人皆憤慨事甚急遽
加以毁堞頹四面無完處含長江天塹之險欲以空拳还守
於毁堞之中其禦乎賊也聚越邊以紅夷大炮乱放如雷聲
震天地無不摧爛人莫敢近前慶徽敏求惶惻莫措避坐於
倉舍之底一軍撓乱不成行列賊以者皮船數艘載數十餘
人從之中流慶徽來言于大君前曰城中之事寧勿虚疎吾
還入府城以為守城之計鳳林大君獜坪[平]大君前曰及金尚
容朴東善趙翼趙慶揚李稶兄弟諸人亦随入時任善伯以

户郎掌料故時在於津倉矣進言于大君前曰長江天設之
險也舍此欲何之国之存亡在此一舉整聚軍兵固當死守
臨賊出戰大將还入則不但衆心之沮喪軍兵亦必為之潰
散矣輸寧使决不可還入矣大君深以為然顧謂慶崧曰今
公不可入慶崧又退坐於寫壁之底善伯仍告大君曰賊艇
輕疾如飛我国戰船則難運於退潮之時不可全恃於舟師
莫如布陣於鎮海樓下挾隘之处大張砲矢期於血戰且守
城有同兒戲驅出城中軍卒皆用作府軍兒専力於津頭似
為宜當當座上張姓人從而力贊之大君曰户郎之言是矣我
當走馬入城軍丁軍兒預自領来然此意不可不告于大將
公便悪性告之善伯于慶崧〻〻促曰唯〻俄而賊艇忽然
前進一手持盾一手撓櫓其時留守張紳坐於船上叩首而
已忠清水使姜晉昕自燕尾亭率舟師来為賊炮所敗不得
進賊之二船渡津頭官軍發放火炮而湿藥未爆火炮不發
賊兵已上岸頭中軍黄善男中矢而官死軍不戰自潰於是
賊兵乗勝四十餘艘亂渡爭先呼之聲動山撼海慶崧敏[illegible]

矣馬先走乘小艇與張伸同乘戰船趙翼李行進欲一戰
而事無可為自投江水中舡人拯之得不死焉由是賊兵如
入無人之境兩〃作隊步向城府遠而望之但見劒光如雷
城中之人罔告于闕内嬪宮大妃痛哭步出闕門外踴地呼
天欲為出城避海西城門已閉備局至不許開嬪宮以諺書
寫出危急罔迫之狀送于備局而終不開門嬪宮自知終不
得脫即招内官金仁徐俊行泣且言曰吾與大君當死於此
不忍見元孫之同死也汝等抱負而出幸而渡江則隱伏於
山谷巖石之中死生之際汝善処之金仁徐俊行等即抱元
孫走至城門〃〃牢閉不開金仁等遂大呼曰吾奉元孫欲
出若不開門則當斬守門者罔光勲遂命開出賊逼至城外
金尚容仍上南楼積置火藥辞左右之人然後乃放火自焚
孫壽全年二十時在其側命僕携皈壽全挽衣泣不去曰當
從翁逝矣尚何去皈僕亦不去遂同死焉李尚吉鄭孝城李
逸老洪命亨鄭百亨尹烇宋時熒權順長金益謙李嘉相姜
謂聘死於乱兵李時稷製遺文自縊死其文曰長江失險北

軍飛渡醉惝惶惚背国偷生把守罷解萬姓魚肉况彼西洪
朝暮且陷義不為活甘心自盡死成仁俯仰無愧嗟尔吾兒
慎勿傷生故棄遺骸善養老母縮迹鄉閭隱而不起區區遺
願在尔善述云云李聖求夫人金璽夫人月泓夫人韓西平
家諸子女李明漢夫人呂爾徵夫人皆自決死金慶徵夫人
其子震標刺刃而殺之鄭百亨夫人其子善行求馬出他俄
而還來則其婿震標亦殺而置之故善行與震標相為話餓
李敏求妻為賊所留其二子元揆仲揆并被殺尹坦兄弟奔
妻携母向于舡路而其母年老事且急遽不能善步故賊兵
幾及矣坦顧謂其弟曰兄弟不可俱死汝則奉母在此避之
吾當先走登船矣其弟曰兄何出此言也吾何獨奉老母乎
坦頓然不顧率妻而走其弟與母隱於岩石之中竟為被虜
其母則亂髮顛外於林下而死當初死節夫人及被虜士女
不可勝記而此其尤彰者也前都正沈誢乃諿之兄也其姪
東龜歸舡於江口請出乘舡以避之誢曰国破家亡生復何
為吾之死已決矣遂正其朝服北向再拜索筆墨書遺疏曰

宗社亡矣無可往矣臣今一死以報國恩手付外孫朴長源
顧謂夫人曰情同百年義共一死我為忠臣爾不可為忠
臣婦乎夫人曰夫死於忠妾死於節潔身同歸宗所甘心遂
相對而縊賊到城外謬曰我之來此將以為和何也韓貞一
呂爾徵出而見之則賊言和事不可與汝等所議也聞政丞
在城中云汝入出送俾聽我言尹昉以政丞知其無可奈何
已脫朝衣逃匿舍間不知去處内官等東奔西走艱難覓致
則著斧笠衣弊衣而往見之賊曰和事不可不入城相議速
開城門我軍入城當居左列貴軍當右列彼此相對以定和
事可也昉不得已開門引入始如其約分隊兩邊而已遍出
擯宮兩大君遂縱其兵大掠城中焚燒閭舍毀撤樓櫓箭兩
行宮火紅府城避兵四搶一島魚肉其得免殺戮者又從以
繫累之斬首髑髏山積牽前驅後貴賤年偉幸而偷生
者百緩一二而無父之孤失侶之鰥痛不忍言最後奉出擯
宮及兩大君夫人與淑儀渡江而直向南漢其渡江也内官
告于大君曰張判書夫人在彼江岸何以為之大君曰張紳

以其子先棄而走吾以孫壻何以爲之置而何問卒爲凍餒
死於江邊賊以尹昉爲服直時人謂之曰服直牢相賊出之
後滿目羶臭腥血淋漓灰燼之中纍纍赤子或一二歲或三
四歲呱呱者匍匐者抱屍而死者撫尸而啼者喚爺呼母氣
盡而小者東瞻西顧聚聚也也時耶命耶赤子之無知何辜
于天也先時國家以江都爲保障設倉置粮以至纍萬又自
本曹銀帛紬布許多諸貨連給委輸而一隻者史舡蕩然無
餘勞十年之經營竭萬民之財力爲一豎子所誤可勝痛哉
賊之圍南漢也鮮言刻期私兵將陷江都圍中大小臣民皆
酸齒冷笑曰彼烏能飛渡是誑我也畧不動念矣居無何而
大君登見城下之辱遂使三百年禮義之邦竟致珠玉皮幣
之奉金慶徵諸人何以逃其罪哉慶徵以斗筲之才偎側勲
班朝廷任人不擇能否以分朝重任委諸匪人擢髮誅之雖
悔曷追至於李敏求則以名父之子經幄之臣徒能文墨未
識遠猷蒼卒受任智困魂褫空爲孔範之詩酒不知門外之
擒虎生妻被虜愛子無巢國破家亡名墮身累徒把酒盃一

言長呼延貽識者千載之嗤笑矣向使慶徵斂兵張紳地醜勢均相與戮力同心留守居內而修繕城池糾合軍卒與三道舟師表裏相應分扼江口撿察使居外而摠攬庶務整勑軍士督檢防守又使副察由海而出号令三南収拾亡卒激奬人心湖南尚為完靜而列邑守令各有親兵別軍小者二十餘人多者至於百餘人合為一隊屯守要害處以死相守使分朝命令復通於湖南則南漢雖孤外倚群援而安城艱軍之將境上驚愕之臣自伏斂兵之礎下諸道軍兵必不至於屯解矣我國形勢之難動既如此而春水將泮日氣漸熱則北來兵馬未必久屯於王城之下吾知苗人之格不待七旬而至矣顧此之不爲嶋杀於彈丸之島謂之天險曾不知吳江鐵鎖之非不阻也一筏所着風火無遁劍閣在棧非不險也氈裹所轉漢人不意遂使鐵馬來風於百二之關欠為都体察而終為喪邦之臣晃為都檢察而竟作誤國之賊負君忘父一至於此哉嗚呼西楚之伯王尚無面於江東之父兄。江都則之髑髏矣至於八千而止乎以此推之則慶徵今

日之譬豈其咎哉區區一留守衙受此日之刑而主張是者雍容策馬飲餞于家未知死者之罪果甚於生者而生者之罪果輕於死者乎任人不擇既失於前用刑不當何咎於後言之哽塞余之乞後人見一漁父過燕尾亭倚棹而歌曰美哉山河之固也曾不如鮮帚而爲城美哉山河之固也又作文遂弔沈都正和船而去矣

吳達濟傳

吳達濟字季輝海州人年十九中丁卯司馬二十六文科壯元由成均典籍歷兵曹左郎侍講院司書司諫院正言司憲府持平弘文館修撰校理丙子正月爲副校理時金虜僭號朝廷斥責而復欲通使語在洪學士傳公上疏曰臺閣者公論之所在也公論一發則雖以人主之尊不能貸持大臣之重不能沮遏况以執拗逢君之一憸臣而敢與公論相爭乎頃者崔鳴吉以送使通虜之意發於朝廷絶和之後其議論之邪遁固已可惡而帯對擇取舍之柄在於君上故朝廷置而不論矣厥後金堉以區摸爲非爭相引避議論甚峻玉堂亦

擾茂論辨是三司之公論既已發矣而鳴吉時上意之所在
不念国家之事勢乃於登始之日敢陳狂嚇之說上以惑亂
天聽下以威制公議至以全論遂發一是遂使為言自古安
有以不恤全論率意直行之術導其君上者乎及至玉堂而
亦羣議爭辨則所當縮伏愧慎以俟物議之所定而猶且偃
然陳劄猶恐事之不成其縱恣無忌之罪不可不正時處囂
已啓而朝廷舉措無可以慰人心者公復上疏論時務八條
其要則以勉進聖學為本矣是冬公罷官家居及聞虜變徒
步扈駕入南漢山城事急主議者以公及尹集傳旨虜營洪
翼漢則自西路任所直詣虜穴蓋自行朝受圍以後外則諸
路勤王之師所在奔潰內則糧儲器械皆已匱竭朝廷只以
江都是廟社元孫所在而為国家根本之地一日忽報陷沒
廟取更無所恃而虜請上出城甚急衆議且將從之尹公將
入上前碎首爭之公曰吾亦不應能排患抒難今到萬分地
頭而主事者以為如此然後上躬可全雖明知其不然更何
忍沮止哉吾儕要當自請無愧于心而已尹公嘆息而止朝

廷既與虜定約曰今日兩國之釁皆由於春初斥和之臣須
先執送軍前時崔鳴吉主其事用諸以爲若秘送一二人則
恐不能免死須并取數十人一時發往名曰謝過則彼必解
怒於是不復白上而即令兩銓分付各司籍名以告且令自
首蓋於初變圖時虜人責送王世子爲媾任事諸臣請於上
將許之持議之人爭相詬罵乞斬任事者由是其議遂止而
任事者惧事定後罪及其身故欲乘此時悉去所忌之人而
惟慮上心之終不忍也遂發入內外鼓動衆心且令大將申
景禎等發忠士率讙噉闕門露忍以憤之朝臣爲之喪氣流
涕而已二公遂踵清陰金公尚憲桐溪鄭公蘊自首於籌司
大司諫朴潢言曰斥和諸人不須多送吳尹二人今既自首
昌若只此二人而已乎於是議遂決二公之將自首也吳公
先達升執手流涕曰虜之所索者春初首議之人也汝非其
人柰何如是公曰雖非首議既攻主和之且主辱臣死分所
甘心今日忍爲免乎達升不能止丁丑正月二十八日并
辭於行宮上引見曰古今天下安有此事當初爾等欲使予余

正而已今日之事爾等以爾爲君事至此爾何以爲懷因泣下鳴咽二公對曰主辱至此臣等尚以不死爲恨今得死所矣有何憾焉上問爾等有老親乎嗣續幾何達濟對曰臣有七十歲偏母嗣續則臣妻纔有孕矣集對曰臣兄有祖母與三子俱就臣兄際任所今聞陷敗不知生死也上曰憐矣集曰殿下出城之日城中軍民無不集時叛亂之愚願留王子世驥撫焉上曰爾方就死地而猶念及國事爾之忠誠極可嘉也上命賜酒曰國家倘或復延爾等之家予當顧恤爾等勿以爲念也二公亦流涕拜謝而出達濟泣言於壽司曰吾命從爲之日徒步而来願得一馬免踏昔研也聞者酸鼻會日暮未及出城吳公夜就館具豆屑湯水沐浴達濟終夜相持以泣曰兄命永訣只隔今宵明日何以相別又何忍歸見老親與新婦乎汝須趁此未明處置後事公曰男兒一死豈得其所若後事則處置在兄願兄勿以爲悲因割木爲小牌以佩曰我到虜陣即必見殺收屍之際以此爲驗也因就寢而睡二十九日鳴吉押出西門諸親友皆往

送于門痛哭而別滿城觀者莫不流涕而二公神色自若少
無悲感之容又皆憐愛焉行至一陽坂小憩鳴吉謂曰公等

不汚言[illegible]縛
乃我之譽而今茲縛來無非公盡
眞以貂裘鳴吉歸言曰吳尹居如
我指導則可保無事而及至陣前所答相左是必畏㥘而然
聞者唾賤焉是夕龍胡復來詰問曰爾等之名非吾前日所

正而已今日之事予安得自由也爾等以予為君事至此予何以為懷因泣下嗚咽二公对曰主辱至此臣等尚以不死為恨今得死所矣有何憾焉上問爾等有老親乎嗣續幾何達濟對曰臣有七十歲偏母嗣續則臣妻纔有孕矣集对曰臣兄有祖母與三子俱就臣兄榮任所今聞陷敗不知生死也上曰惜矣集曰殿下出城之日城中軍民無不集時叛亂之患願留王子世驥撫焉上曰爾方就死地而猶念及國事爾之忠誠極可嘉也上命賜酒曰國家倘或復延爾等之家予當顧恤爾等勿以為念也二公亦流涕拜謝而出達升泣言於壽司曰吾命盡之日徒步而來願得一馬免踏昔所也聞者酸鼻會日暮未及出城吳公夜就館具豆屑湯水沐浴達升終夜相持以泣曰兄命未訣只隔今宵明日何以相別又何忍歸見老親與新婦乎汝須趂此未明處置後事公曰男兒一死貴得其所若後事則處置在兄願兄勿以為悲因制木為小牌以佩曰我到虜陣即必見殺收屍之際以此為驗也因就寢而睡二十九日鳴吉押史西門諸親友皆往

送于門痛哭而別滿城觀者莫不流涕而二公神色自若少無悲感之容人皆嗟嘆焉行至一陽坂小憩鳴吉謂曰公等自有可免之道到彼彼若詰問公等宜対以此非獨吾等為之曰悉奉其時金閣之人則誓不得盡殺此豈非良謀乎二公不答即起去相謂曰彼欲借我盡殺一時名流大奸之計尤甚巧憯矣既至賊將龍骨大出迎四之鳴吉以二公去其巾帶而反接之然後龍胡還入矣復出以汗言詰之曰汝等若以我為不足畏則大軍之來何不出戰而反竄處若是乎二公曰我國服事大明今已三百年矣臣民知有大明而已爾國既僭大號明義所當絕故我國於春初既以據義斥絕而曾未幾時復通信使甚不可也是以我等果爭之我等所爭者惟大義而已勝敗存亡不須論也龍胡默然使解其縛拘置陣中謂鳴吉曰此輩乃我之讐而今茲縛來無非公盡心發覺之致也同饋酒食賞以貂裘鳴吉歸言曰吳尹君如我指導則可保無事而及至陣前所答相左是必畏怯而然聞者唾踐焉是夕龍胡復來詰問曰爾等之名非吾前日所

正而已今日之事予安得自由也爾等以予為君事至此予何以為懷因泣下嗚咽二公對曰主辱至此臣等尚以不死為恨今得死所矣有何憾焉上問爾等有老親乎嗣續幾何達濟對曰臣有七十歲偏母嗣續則臣妻纔有孕矣集對曰臣兄有祖母與三子俱就臣兄榮任所今聞陷敗不知生死也上曰惜矣集曰殿下出城之日城中軍民無不集時叛亂之患願留王子世子顧撫焉上曰爾方就死地而猶念及國事爾之忠誠極可嘉也上命賜酒曰國家倘或復延爾等之家予當顧恤爾等勿以為念也二公亦流涕拜謝而出達升泣言於尋司曰吾命從此之日徒步而來願得一馬免踏昔跡也聞者酸鼻會日暮未及出城吳公夜就館具豆屑湯水沐浴達升終夜相持以泣曰兄命未訣只隔今宵明日何以相別又何忍歸見老親與新嫂乎汝須趂此未明處亂後事公曰男兒一死貴得其所若後事則處置在兄願兄勿以為悲因刻木為小牌以佩曰我到虜陣即必見殺收屍之際以此為驗也因就寢而睡二十九日鳴吉押出西門諸親友皆往

聞者似非首倡人矣且首倡者非但洪翼漢一人而已今君
恚以寃告之則汝等可免矣荅曰我國既盡送我等更有何
人我等只知有一死而已豈可畏死而誣引他人乎龍胡復
再三誘憤曰今不聽計復雖欲悔之其可得乎二公曰死非
吾所畏也吾戴吾頭來當斬即斬更勿復言虜徹歸時使其
一將主二公在陣後出去主者服公等節義如常加尊敬焉
寢食之具必自看檢終始不懈同慰解回到瀋陽必得生還
矣初至楊巻渡尹公寄其齋柔剛伯書曰二月初三日始聞
伯氏含生之報痛哭號天氣絶僅甦寧欲即死而為國家强
食而生耳此行寧有歸期上奉老親下率諸子俾免飢死皆
在於君予何憂焉葬兄時切勿妄生厚葬之計稍存餘力以
救百口之命可也一家得保則復豈無改葬之路耶君力盡
於葬埋而老親及百口凍餒而死則亡兄之魂亦必痛恨於
冥々矣吾行蓋緣淸國固求去春首謀斥和之人廟堂以洪
翼漢為對而又求在城之人城中適無其人吾與達濟陳疏
自當此乃身自為之少無尤人之事矣男兒墮地捐軀救國

家之患斯亦幸矣更何言哉只以老親臨年竟不得更拜仰天泣血而已公謂吳公曰家我備嘗窘辱而死於虜地曷若死於我境乎吳公曰不可人生斯世固有一死〻得其所明我節義何必效匹夫之諒乎到信川虜留十餘日吳公載家書藏諸懷袖行至大同江邊宿一村家遂潛以付家主老翁又書絕句於壁上虜人邀漢入來見謂無他語遂去其老翁待虜去以其書封呈于平安監司監司送于政院以傳于家有一簡二首詩乃上母夫人者也又有簡與詩各二寄兄及妻者也其壁上詩則竟不傳其上母夫人詩曰

風塵南北各浮萍誰謂相分有此行別日兩兒同拜母來時一子獨趍庭絕裾已負三遷教泣線空悲寸草情關塞道脩西景暮此生何路更歸寧

又曰

孤臣義正心無怍聖主恩深死亦輕最是此生無限痛北堂虛負倚閭情

寄兄詩曰

南溪當日疏死身楚囚猶作未歸臣西來幾灑思兄淚東
望遙憐憶倚人說逐塞鴻悲隻影夢驚池草惜殘春想當
彩服趍庭日忍作何辭慰老親

寄內君詩曰

琴瑟是情重相逢未二朞今成萬古別虛負百年期地闊
書難寄山長夢亦遲吾生未可卜須護腹中兒

聞者莫不流涕四月十五日到瀋陽虜置二公於其所禮部
衙門小一屋鎖直甚嚴十九日早朝龍胡坐于其所謂戶部
於二公去龍胡傳汗言曰汝等雖曰斥和似非首倡不須殺
汝等率妻子來屋此地答曰決不可從須速殺我龍胡反覆
開說且恫動之終不屈龍胡入二公之語所帝曰今日虜殺
我矣奴驚泣曰何不姑從其言遽挑其怒自速大禍乎二公
笑曰屈身之辱甚於死此非汝等所知也尹公謂其奴曰
虜問及吾屬者無乃欲禍及百口耶吾已答以亂後不知死
生虜君吏以問汝等汝等亦若吾所對也二公遂相與言笑
自若其食時進食如常且相謂吾等若從彼言則終爲左衽

之人矣是可忍乎有頃龍胡復出引入二公又執從行奴三人拘置墻頭時我国宰臣及侍講院官被龍胡拉與參坐龍胡促厲聲迫督二公亦抗言拒斥若五六次宰臣亦再三勸喻終不聽龍胡知其終不降遂使從胡縛甚急而引出二公猶回顧奮罵遂驅去城西門外即虜人刑殺處也宰臣亦既出相顧言曰真萬古難回之人也五月二十四日質官宰臣南以雄朴簧朴潢亦成帖書状曰去四月十九日龍將等招臣亦三人及兼輔德臣李命雄庭定引出尹集吳達濟於前傳言曰此人等罪宜死而特以人命之重欲爲全活許令與妻孥入來仍居此地則尹集以爲妻子亂後不知存沒吳達濟則以爲至今忍死到此者若萬一生還復見吾君與老母若果如此則生不如死渠知不念全活之恩抗言如是令不可復貸矣臣亦答以此人俱以年少只劫君親之念妄發如此若遇果終始曲全則豈非千載美事再三懇喻而終不得免六月六日甚書状至上教于政院曰二臣事極爲慘惻宜月廩其家二公死時鄭雷卿在質館使人懸

氣收歛處竟不許異也寬厚忠信端方正直平居悃悃似不
能言及論國家利病政令得失辭氣激昂無所回避聞者縮
頸性至孝友友愛彌篤平生言語無一不本於此故對之者
不覺其孝悌之心油然而生也嘗贅在南氏家日往省大夫
人南氏家或闕騎卒則徒步穿過市里雖風雨不廢常謂其
婦兄南一星曰凡人死生之際多喪其所守者利害劫之也
以余觀於古今擇利者不必生處害者不必死昔唐武曌之
立也褚遂良直言曌經事先帝其勢難免於簾下撲殺而猶
以愛州刺史終長孫無忌頗有依違之意且有元舅之親定
策之勳而終不免赤族之禍以此言之人豈為其所害而
已又可較其利害而有所前卻哉此聖人所以有從吾所好
之訓也其伯父楸灘相公允謙受業於栗谷牛溪兩先生之
門公又學於楸灘其淵源之深遠如此者故其所樹立如此
雖其氣質之異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始娶申氏無子再
娶縣監南烒女僅逾一年而遭亂北去人猶幸其有遺腹矣
及替生女而又夭人皆以為天道無知也孝考朝筵臣金始

振啓曰洪翼漢尹集吳達濟三人節義宜有褒贈以樹風聲
而當初則迫於疑懼矣今歲月寖久保無他憂矣上即命施
行於是贈公副提學庚戌朝家以討丕通皇朝虜人覺之執
崔鳴吉以去鳴吉有詩曰
我雖不殺三學士中心愚之心自驚天道由來好向白
頭今日又西行
崔若於此時見殺則庶可少贖其罪而竟至無憾豈天高於
彼此之間要有所抑揚哉者耶戊辰三月二十九日上於南
漢行在所引見入侍時顧謂政南九萬所啓自上臨御此地
諸處戰亡之人皆有賜祭之命其惆悵之意至矣三學士中
尹集吳達濟二人自此城出送則其死於此地者何以異以
映曾曰進臣啓請有立祠此地之命而回年立尚今不得奉
行云雖曰年立此祠營立所備物力不至重大使之從速
奉行如何上曰分付該曹及本府使從速奉行可也又使知
製教趙持謙製賜額其文曰
哀我三賢并挺一世聯芳金省勵操臺柱上人莫獻爭天

勁節孤忱風雨倉卒事迫迮投虎口命輕鴻毛乾坤慘裂
白日晦貂時之罔極天胡忍斯龍髯有淚鶴野無涯白雁
不來孤魂何處雲愁浿江月黑麻渡地分東西義無彼此
立祠遺愫于以合祀一間棟宇寫古風聲清像若接僾氣
如生念唯忠烈實世罕觀所憐之慘亦古罕有溫兒夢裡
歸思可怜崇帝闡遺贊誰傳愴昔傷今欲語則咽靈兮
乘些永享苾芬

謹按春秋之義列國之臣尊尚京師自稱陪臣蓋分定也天
經地緯民彝之大者有違則禽獸也我太祖立國高皇帝爲
朝鮮以爲東藩本朝世守侯度誠心謹恪太宗嘗曰朝鮮國
王愛我武及至壬辰倭虜宗社爲墟神宗皇帝與天下兵力
以存之則凡此東偏草木昆虫無非帝力德被洎也丁丑事
迫於不得已然篤析必東之心則未嘗已也而至我孝宗痛
大狂則聖旨尤卓然如日月之皎然矣彼三臣者能以死明
其心天經地緯民彝賴以不墜而孝崇報之典更無遺憾
豈不盛哉或者謂今日無地可讀春秋蓋不知有三學士也

今上戊申吾御熙政堂問三臣事於進臣史曹叅判閔鼎重
具本末以對左議政許積以為喜事釣名之人鼎重曰其時
虜人敢譽天朝始建偽號則三臣者安得不痛斥乎上曰事
係天朝大義當如是況終能殺身踐言不可謂釣名也大哉
此眞聖人之言也上又曰其時洪太始謂三臣如何建祠以
祀則何如領議政鄭泰和曰恐煩聽聞也鼎重曰若建自士
林則不可禁也上然之又有進賜李重明者上疏乞立神宗
皇帝上下其事朝議不一故卒不行然上意則以為是故即
官其人愚吾謂此議早晩有成我寿考當配侑而彼三臣者
亦宜從享庙庭也又按尹學士祖父龍陽公暹其兄府使公
棨俱徇節死洪學士婦與二子及子婦俱遇虜不辱潔己以
死尹之義有所受而洪之義有所受豈非我列聖朝及皇上
培養之致哉同時如金清陰鄭桐溪諸公亦同有春秋大義
哉黄叅知一晧亦見殺於虜其子璡年甚少常泣血號天吾
以洪公遺述示禽請為序盖以其父之禍大畧相類也未幾
黄生奄忽而逝余哽愴之心愈久而不能已也今清册牧使

南公九萬来謂余曰吳學士乃吾姑夫也吾先君吾母褒美其
事實爲一通欲請於作者以立傳令吾姑惸然含恤祈見其
事之成故並以三公事爲托旌聞南公姑下世余前後孤人
之意深矣是將爲沒身之恨矣遂取筆書之而名曰三學士
傳允者有知將不恨其早晚之有間也嗚呼讀此無淚者其
所謂無人心者也然春秋之義爲今所諱言者久矣南公兩
世非今世之士矣可尚武文竊念我東禮義所明當時立廷
之人甚多如江都自仙源金相國以下十餘許人其他所在
委命表著者不可勝數身如潔不污以身其志如尹公宣擧
諸賢事雖不同而同歸於一致皆不可遺也此不須別立傳
記只収其事狀碑誌以付於此篇之後則其義護矣余老且
病未暇於此有志之士尚有以成之也崇禎辛亥七月日恩
津宋尤菴書

元生夢遊錄

世有元子虛者慷慨人氣宇磊落不適於時屢抱羅隱之悲難堪原憲之貧朝出耕數畝田暮歸讀千古史窮經未嘗無所不爲吾閱史至歷代危亡運移勢去之處則未嘗不掩卷流涕若身處其時汲汲然見其危亡而力不能扶者也仲秋之夕隨月披覽神疲魂倦倚榻而眠身忽輕舉飄渺悠揚恰然若御風而登也飄然若羽化而仙也超山越壑止一江岸則長流迢遞羣山糾紛時夜將半萬籟俱寂月色如畫波光若練風鳴芦葉霜洒楓林愀然舉目則如有千感鬱憤不平之氣結不能解者也生不勝悲悵乃劃然長嘯因吟一絕曰

恨入江波咽不流荻花楓葉冷颼颼分明認是長沙岸月白皇靈何處遊

徘徊顧眄之際忽聞跫音自遠而近有頃芦花深處閃出一個好男子幅巾野服神清貌秀蕭蕭乎有首陽之遺風來揖於前曰子虛來何遲也吾王欲奉君邀子虛少爲山是水兒愕然無以應然其人形貌峻邁舉止閑雅不覺中心曉曉稱

奇遂不語徙肩隨而行刃百餘步許有亭突兀臨乎湖山之
上々有一人倚欄而坐衣服冠冕一如王子又有五人侍側
皆着大夫衣服各有爵秩焉所謂五人者都是世人豪像貌
堂々神彩揚々睥莊叩馬蹈海之義腹蘊擎天捧月之忠真
所謂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也見子虛至皆出迎子虛
亦與五人爲禮八揖王前退走而立以待坐定而逡巡求席
子虛之上則幅巾者也其上則五人相次而坐矣子虛莫測
心不自安王謂子虛曰夙聞蘭香深慕薄雲良宵邂逅無相
訴也子虛避席而謝曰伏以殘生螢窓殘命草屋陋跡既遠
資身之策穿有薄雲之義濫叨高会分已逾矣況此寵許何
敢豈不惶感罔措無地自容伏願大王哀之憐之亟賜警誨
以容崇分王曰姑建就坐々已定相与論古今興亡亹々不
厭俄而幅巾者歔噓而嘆曰堯舜湯武雖免爲萬古之罪人
也後世之孤帽取禪者藉爲以臣伐君者名爲千載滔々卒
莫之救嗤々此四君者悪得而免其責哉言未已王乃正色
曰悪何是言也有四君之聖而處四君之時則可無四君之

聖而非四君之時則不可彼四君者豈有罪哉顧唯籍之者
名之者賊也以此之故實爲四君之罪哉言訖幅巾者起而
拜稽首而謝曰忠不平不自知發言之過於情也王曰辭佳
客在坐不須閑論他事也然月白風清如此良宵何以鮮錦
袍餘酒於江村酒數行王乃持盃嗚咽顧謂六人曰卿等盍
各言志以舒幽寃乎六人曰王庸作歌臣亦賡爲王悄然正
襟悲不自勝乃歌曰

江波咽兮流無窮我恨長兮與之同生爲千乘死作孤魂
新是僞主帝乃陽尊故國人民盡輸楚籍六七臣同魂廣
有托今夕何夕共上江樓波光月色使我心愁一曲長歌
天地慘慘

歌竟五人者各詠一絕次次進呈第一坐者先吟此乃金宗瑞也

詩曰

深恨非才可托孤國移君辱更捐軀至今俯仰慚天地悔
不當時早自盃

第二坐者賡吟此乃朴彭年也詩曰

受命先朝荷寵隆臨危留憎指微軀可憐事去名猶烈取
義成仁父子同

第三坐者徐吟此乃成三問也詩曰

壯節寧為皆稱謀全章猶抱未徽心殘軀一死何須說慟
哭當年帝在

第四坐者作而吟此乃李愷也詩曰

微臣自有膽輪困那忍偷生見惡倫將死一詩言也無可
能慚愧二心人

第五坐者退伏悲咽如不能進道者也此乃柳誠源也詩曰

哀哀當日意如何死身寧論身後譽最是千秋難洗恥集
賢曾草賞功書

幅巾者袖手端坐若不與當時之謀而猶為忠憤所激自以
節義終異身者也乃搔首長吟此乃南秋江孝溫也詩曰

舉目山河異昔時新亭共作楚囚悲心驚與席肝腸裂怨
切忠邪淚涙垂衆里清風元亮老首陽山月伯夷飢一篇
野史堪流傳千載應為善悪師

唫歇屠子虞子虞元来傺慨乃拭淚而悲吟詩曰
往事悲誰問荒土一互山恨深精衛死魂斷杜鵑悲故國
何年返江樓此日遊悲凉歌数関残月荻花秋
唫詠已畢滿座皆凄然淚下脉脉相視不能言無何突一個
雄亮士身長過人英勇絶倫面如重棗目若明星文山之義
仲子之清威風凛然令人起敬入謁於王願謂五人曰哀痛
徧不足與哉大事已去當時若能穂秋之言必無今日之恨也
到頭追悔咄咄奈何遂拔劒起舞悲歌慷慨聲如巨鐘此乃
鄃應也其歌曰
風蕭蕭兮木落波寒撫劒長嘯兮星斗闌干生全忠孝死
作毅魂矜懐何事一輪江月嗟不可兮處始磨儒誰責
歎數関目黒雲愁雨泣風嘯疾雷一聲倏然而散子虚亦驚
悟則乃一夢也子虚之友梅月居士聞而痛之曰大抵自古
昔以来主暗臣昏卒至顛覆者多矣今観其王者想必賢明
之主也其六人者亦皆忠義之賢也豈有如此等臣輔如此
等主而若是其惨酷者乎嗚呼勢事然耶亦不可不悼之於

時與勢而亦不可不歸之於天也歸之於天則福善禍淫非
天道耶。夫不可歸之於天則冥然漠然此理難林宇宙悠悠
徒增志士恨耳乃續吟一律曰也、
萬古悲涼意長空一鳥過寒煙頹闕在秋草没章含咄咄
唐虞遠紛紛湯武多月鳴湘水闊愁鶴仰枝歌
乃自解曰世之欲富貴其身者古今何限蓋拘於時與勢而
亦有名義之不可犯者存焉是可大惧也苟或不計較於名
義之重而徒自苦其時與勢欲以智力相勝則其不歸於僭
竊者幾希矣是知名義者萬古之常經時勢者一世之權行
也權行廢而經則亂臣賊子終將接踵而起矣豈不以可惧
哉予虛曰善於是乎余遂取筆以記之

燕山事蹟

燕山淫昏滅法殺戮無辜人心散亡宗社將危同知中樞朴
元宗前參判成希顔吏曹判書柳順汀等首建廢立之議協
謀決策其司僕正辛允文刑曹正郎朴永文府使張珽縣芳
院正洪景舟等畧約正德丙寅九月丁丑夕希顔歷抵武臣
府院君柳子光右相金壽童觀察使金勘喩以擧事元宗愼
汀會于訓鍊院子光及判敦寧具壽永雲水君孝誠德津君
濚亦至武夫健將不期而會者不知其幾人於是命遣諸將
領軍備虞夜三鼓元宗卽追昌德宮洞口結陣下馬碑前領
相柳洵右相金壽童贊成申浚鄭眉壽禮判宋軼兵判李山
孫戶曹參判李秀男判中樞柳楗都承旨姜渾右承旨韓恂
來會大小文武百官及軍民等聞而奔走塞道塡街先遣壽
永濚孝誠遂詣晉城大君邸具告其由領軍侍衛又遣僉知
尹衡老啓于大妃遂分遣刃士于左相愼守勤刑曹參判愼
守英右贊成任士洪家稱名招引而殺之致禁府岳威廳因
人悉令付軍拿田同金孝孫姜凝沈今思郎孫順孝張同及

叔華等斬之闕內入直都總官閔孝曾等將士丞旨尹璋曹
繼衡注書李希雄史官金欽祖由水口岦赴軍各門把直軍
士或緣墻踰越或攀緣墜下闕內一空元宗等進軍闕門外
從中繼昔約援至即因于內直廳令于亢季旬及金壽卿柳
經等因留陣遂率百官馳詣景福宮啓于王大妃曰今者上
失君道政令昏亂生民困於塗炭宗社危於綴旒臣等夙夜
憂慮因知收濟小大人臣屬望晉城日已久矣今欲推戴為
宗社茲以齊會就稟懿旨 王大妃固辭曰侗稚之子豈敢重
寄世子年年長是可繼立三公更啓曰羣臣恨策大意已定
不可更改小圭明發乃遣順汀渾備儀衛迎中宗于私室中
宗牢辭再三迫於羣情遂乘輦入闕柳順汀等曰自古廢立
未有殺罪惟昌邑王身頒合善處當先遣人往告曰人心已
屬晉城事勢相須雖過請避正殿出給大寶云爾則彼雖昏
濁寧無不從理矣遂遣丞旨韓徇及宦官徐敬生等于昌德
宮告之則曰我罪重大固知有此願好為之即出大寶授尚
瑞員官未時百官班定遂布慈教于中外大小臣僚閒良耆

老軍民等惟我国家積德百年深仁厚德洽于民心以基萬
世不拔之榮不幸今者上失其道民心嗷〻若墜塗炭大小
臣僚皆以宗社為重而未稟齊立且以晋城大君夙有仁德
民心攸屬式請推戴予惟齊。立昏、明古今通義俯循群情乃
使迎晋城于私第命即大位齊出前王于喬桐郡羣臣俯伏
聽命懽忻辭蹈於是中宗即位于景福宮勤政殿受百官朝
頌教曰予以否德居室之首惟謙恭飭躬謹守宗社生民為
念稟承慈旨因辭推戴劝予即位辭不獲已於今月初二日
即大位于景福宮慶闕宗社且布寬典於乎過此無疆之休
念有無疆之慶乃還宮告即位于宗廟社稷置前王于喬桐
移齊妃慎氏于貞清宮出前世子𩔖及昌寧大王仁陽栗居
誠敦壽于都城門外先是燕山沉湎酒色昏棄祀事忿母見
出惡成于孝惡言反罵詈專事報復故殺先孝之嬖妾寵前
朝之言官殘又盡收娼妓淫戲無道奸人妻妾瀆亂無忌宗
戚所私劫令相逼三年通喪忍斷其制先王陵寢盡為苑窟
先聖祀廟變作梨園綱常掃地罪惡滔天神人俱怨竟至於

此非但天性之荒悖刻酷亦由奸臣之引喻非義前則柳
光後則任士洪相繼作進逢其惡以售其奸故也初成廟
以尹氏性度過惡不合国母齊出燕山尋賜死命及燕山之
即大位以尹弼商韓致亨韓明澮鄭昌孫魚世謙沈澮李坡
李世佐金承卿權柱李克均成俊同聲相應助王殺妃其
罪同赦碎骨飄風又籍沒其家並殺戮其子孫有婦皆定屬
婚亦遠竄同姓緦麻之親決杖外配一遵逆律洪貴達權達
年李幼寧下亨良李恭郭宗蕃朱溍正沈源朴漢柱康伯
陳崔溥成仲淹朴誾李元龜金宏弼沈順行申澄善泂金千
齡鄭橉仁李冑趙芝瑞鄭誠謹鄭汝昌朱武以言官金宗直
門徒亦被誅戮延及遠族成廟後宮嚴氏鄭氏盡戕先王齊
殺先妃亂打內庭即滅其族又其子安陽將鳳安君㦀並其
親族分配絶島尋皆殺之日曰將㦀已絶於其妻令嫁他人
祈生評通仕路將妻給甄城君㦀妻給寧山君皆令作翁主
俄命決罪竄逐遠方乃曰先妃之譽畢須人子之情得遂於
是納民力鑿大池引江水注池中而酣歌宴戲以日繼夜鑿

一皆廢之用極刑慘酷以剝椎斬剮碎骨亂鳳式為常典辟
連四人者以為定房上言涉論者稱為逆命羅織成罪少不
容宥又別設各咸廳常遣丞旨推鞫因人刻迫慘酷枉被誅
戮者不可勝數即位之後日記史草如有直言讜論者盡令
割削家藏史草亦皆收入且令不記過失革除帝春秋之號
以他官稱校史官撰集即位後案錄又尊崇曰憲天弘道經
天緯地變質須教自古荒政之主雖有多而未有若此之甚
若是以天悔禍日月重明昏立知罪奸臣乃伏遂前為勳籍沒
家産其所贓奪臧獲田舍別件抄錄盡還故主先聖位板奉
安于成均館及四學並罷東西標已卽致息清運平盡還故
土用無罪見殺之贈職非辜廢棄之人革鷹準坊罷二都監
又還給甲子以後籍沒資產其他荒亂之政一切罷革舉國
臣民咸仰維新之理云元宗啓曰守謹守讓士洪守英若在
大功不民故既已除去守謹等乃前王外舅今不早叅恐有
後患其子命請命傳處如士洪則素以奸雄逢迎阿諛固當
重論罪止一身必不連坐上從之洵壽童啓曰前王大朱君

道天命人心已歸于殿下今此之舉固無與於羣臣然凡此
大事首倡爲難元宗希顔順汀等奮不顧身倡義諭衆不刑
一人立成大功宜舉褒賞之典以慰功臣之心命曰速考論
功之旧例以啓烏庚辰降封前王爲燕山君元宗進左贊成
希顔進叅判順汀進崇政前王時攀附賂賄濫授官爵者并
令廢出辛巳元宗等啓曰頤等不可置在城外請安置僻邑
給其衣食禁人出入批曰可置頤于旌善仁于遂安識于堤
川敦壽于牛峯以霍官崔健逢迎主惡搆成大罪杖流遠方
後因大臣啓刑梟首甲申傳曰予以宗社傾危生民塗炭迫
於衆情辭不獲已雖至於此然前王一則君臣一則兄弟情
之親切自有其衷今者天氣日漸向寒衣服物膳遣人賚送
是爲中宗徽文昭武欽仁誠孝恭禧大王

江都後評　尤菴

丙子兵燹後五年冬有友袖一録來示余乃江都敗沒之蹟也余閱是録而不得見於心慨矣未知出於誰手而所録頗詳猶勝於口道之多漏也然記事無法筆誅不嚴不法何施不嚴何畏此所以有余之評也夫江都國之堡障而所以險固者天設之也所以敗沒者人啓之也曰天之設而固用其險則北來諸軍安能飛渡耶噫汚辱我宗社臣妾我士女誰是厲階誰任其咎傳曰一人僨事江都之敗金瑬之致也何者瑬亦人耳必知其子之庸下當　主上問其子當否直以不堪其任對之則檢察使大任豈庸下慶徵之爲哉瑬之意徒以江都險固輸財貨保妻子之念汨其公而濟其私耳之心瞞君父而用其子乃以虜風準翼一朝被作鸚幾何僥倖而不僨人之事乎噫有謝安之智然後知其姪之賢遣衆擧親豈容也哉瑬也言假有迹內濟其私終至於殺其子滅其家而已則其於甭亦何益乎工於謀者亦敗於謀其孫震標閭內屠戮亦瑬使之也不有瑬之誤擧其子則安有其孫之

屠其母祖母也塗之一縣而國家綱常掃地塗之罪至此而無所逃矣當其時入江都也慶徽之家累飄泊雖奴僕求隷靡不及時而惟 嬪宮與元孫暴露於津頭二晝一夜寒月凍餒之患亦及於他日儲嗣之尊則顧勿生王家之說必發於元孫之口矣安有臣子而慢其君君是乎其忘君負國之心權與於此矣疾拜大呼之恭不在於遲踰(未詳)之外則其將終不渡之乃其職也何待 嬪宮之大呼而必告於慶徽然後渡之耶忠孝本無二致神之待君如此則臨亂棄母不足責也如尹昉者一老奴耳平昔匠家以禮義為遵於閨門醜說播諸外間則識者唾鄙久矣其時奉宗社行特假大臣之名耳安有責其同死於社稷乎然則脫身不待賊之渡江而後知也阜亭夜道奚獨宋陳宜中哉且其家子弟所知者利而已為利之所在則雖父子必爭其孫坦之所聞如此則豈正月(或旨字未詳)與其母同死生乎挈妻先走無足怪也至於趙翼一時之名公耳所謂學文上人也始與尹昉偕受奉社稷之命而棄君母出沒島嶼之間自號曰建義大將名則壯矣

實何有焉學文之人果如是乎其終也入于江都與李行進奮欲一戰者差強人意亦偽矣其能及乎李敏永世祿之臣也亦以文學名世者也其任副於虞徵則檢察使之柄亦在於渠也世之望於渠者豈其徵哉徒得乳女之名而未嘗出一謀一策以禦巨敵而日與虞徵含盃酒作酣謔忘君自恣便是兩虞徵則門外之擒虎其來脫矣誅膝下兩児血染兜。百年伉侶夢。氈帳禍亦隣矣至於竄謫之中縱酒盡遊戲自君豈人情哉其夫人者尹昉之孫暉之女也一鞭青驪兩耳生風揚揚自得少無愧怍則娟媚態度真敏求之婦也古之人曰節義之門多節義尹昉之安有節義乎噫女之從一于夫猶臣之從一于君也然逼賊決死之際暫刻有遲則必有濡身之辱而大節已虧故其死之急與男子不相等且其時婦人自決立節者已盡載於本錄不必更錄舉也至於全塗一家諸婦人則雖編於節婦人而以余觀之虞徵弑之全塗弑之也特假手於震標也震標之索遝加於諸頭則雖欲不死得乎其可與死節者同編之哉然偷生忍辱者似有間

矣鄭百昌夫人韓氏不待自決而其借震標手殺之彼震標
者何狀物也屠其閭家猶且不足又屠其妻毋何其手段忍
且慘也夫人法家女也必知含生之爲義而自決明矣震標
之殺不已適乎然則爲善興者不可譽屬而先譽殺毋之人
則善興之刃當及震標之腹何至語戰也哉綱常滅矣天理
亡矣至於殺毋堵詳則特震標之微過上天監臨其無罪乎
嗚呼宇宙間紀綱至正之氣寓於人而不磨於大亂之世必
有死義之臣余於李掌令時援沈都正視見之矣掌令臨危
之日與子之訣凜凜若生氣讀此而不隕淚者無人心也沈
都正老人之難能者也一聽其姪檥船之請則轉頭之死可
爲生而甘心自決矣夫婦同死嗚呼烈烈矣意者趙昂裴之
夫婦復生於東而以一死勵人紀耶不然則從容就死節義
獲成何若是也嗟夫節義天下之大閑也死生人世之大故
也此丈夫之所難能況婦人乎賢哉婦人也賢哉沈李二夫
人也屈原謂得其志雖死猶生其不信矣乎偷生苟免爲賊
下直如尹肦臨亂先走如虞徵斂求張紳之見矣四大夫自

以為得計則其於一世之論議何萬古之鈇鉞何屈原又謂
不得其志雖生猶死其不信矣乎余於金相國尚容也有感
者何也耆旧碩德莫如相國一世屬望莫如相國不比鑑戲
之尹肪則安危勝敗之機專在於相國之身上也當其坐備
局責慶徵也慶徵不用相國之命則相國不有劒乎相國之
劒不能則慶徵之頭脆矣敏求亦安敢不畏相國於是發號
施令則刻意防戍或海道出送收拾散卒裒衆拜援先破虜
膽則吾知天府金城虜不敢生心而南漢之勢自殘矣或壯字云
矣惜乎計不出此而徒委敏求之求飽一任慶徵之橫恣終
至於廟社蒙塵身摺自焚快則快矣無愧於古之烈丈夫乎
其於國事何意者天禍吾邦不容人力耶重為相國深惜也
彼慶徵敏求張紳亦有七情豈不知江都一城非但廟社之
所寄渠之老母妻子皆寓於此雖無社稷之心獨不愛老母
妻子乎妄恃天險高枕肆志殊不知且江天塹非不壯也而
益卅樓船順風無礙劒閣石棧非不險也而遽衰推轉漢人
不意掉頭忠言忘情備欒杯酒謔浪只把數月之樂國破家

亡冒萬古之恥所可道也言之長也噫西楚霸王尚無面於
江東之父兄則江都今日孤子寡妻寔止八千而已哉吾知
虔徵歛求張紳之面當恴擧於天地之中矣其欲刃其腹食
其肉者豈其微哉嗚呼刀鋸之鋒非不利也鼎鑊之火非不
熱也而國家刑章只為此輩設則一旬嫦酒猶不足以快國
人之耳目而偃容保全之典又從而施之首罪之全軀得保
首領則虔徵之死究矣當烹之歛求至於竄謫則晉昕之殺
貸哉張紳虔徵戴其首而自盡則地中之鬼亦憤矣尹昉敏
來偃息於實載之間則世人之憤當復如何任人不擇既失
於前用刑不當重誤於後紀律不明勤王二字未詳無章日後大臣
之當國者其有戒於尹昉金瑬而方鎮禦敵之將其有戒於
虔徵敏求張紳者乎

前黃澗縣監宋来熙上疏　庚申正月

伏念臣以蘧蒢之賤品冒儒林之跋遂前後所被職名因非踰濫而至於國子一卿積以屢歲卸辭無期亦或哀籲而總聽適迫一向瀆聒不敢變伏任冉而循顧平生少無鄉里之曲譽到今衰耄荒落益甚樗然爲棄物無其實冒虛名　臣雖駑劣竊所深恥在聖明罷使之道不問其人之如何混施尊禮之典授以隆顯之職何異野獸之被以文綺海島之饗以鍾鼓哉緣臣無狀以稀濶官啣攬作野外虛縻之物秖爲貽譏儕笑之資無補國事而虧損政体豈不大可憂悶直欲顚地循墻而莫知攸措也仰惟聖明何以不燭每吟古人聖主爲知己之句實蒙矜諒伏願憐臣肝膈之懇亟許遞改當爲公私俱穩且臣竊惟年至而休致禮經之明訓人臣之大防也蓋人生五十始衰又過數十年則耳目筋骸皆已凋耗而死期將迫故古之聖王制爲此禮許致其仕使之保養休息以終餘生此不惟爲老者安之之道也亦所以養其廉恥不使以頹顔癃背龍鍾於省禄之間取笑侮也其委曲惻怛慈

老悉愛之意可謂至矣三代以後此議尚存至於宋朝則忠
厚立國使臣以禮故太常少卿孔承恭六十一歲經乞致仕
太宗欣然許之以爲是足以風礪世道當時稱之以美事至
於朱子則年及六十九歲悉具文字反恒用式例顙送京師
至明年正月之初即令追呈蓋其年既至則一日不可緩也
非惟臣不可違此而彊留誠以禮者天理也理無古今之殊
而不循乎禮則不可以爲人尚可以事君乎况臣元無寸長
才識迷裂而長在田野未嘗陳力而仰裨朝廷真所謂江湖
鳧鴈本不足異有爲也今徒嬰職名於衣草友鹿之身其褻
辱名器甚矣雖在強壯之年亦合斂跡而退今者犬馬之
齒洽滿七旬自料受氣之薄是豈夢想所到素抱貞疾委淹
床第僅存形殼神精昏憒子孫僮僕或失其名房闥動作七
顛八倒所謂老牛之鞭不起猶爲歇后語也衰顏若斯而如
且把禮則終爲得罪於聖訓而見鄙衆口矣一生而盡棄之
矣以聖明天地之尊厚必不忍斬此一俞鶴判仕籍而并許
休致俾得安意調息少駐悤景宗終始生成之澤也臣既乞

休不贅他說而發君一念根於衷此不敢不畢露有懷極知
僭根而爲殿下更陳之矣夫天下之事不進則退國家之勢
不治則亂進退治亂固有其數而實由於人故人君常審積
察刻勵修省藏之爲政去其所以亂而期於必治不可徒循
常規置成敗於悠泛之中臣伏覩殿下臨御以來宵衣旰食
勵精求治内無聲音玩好之娛外無馳騁弋獵之事凡所以
盡心究政者舉絶聖意而少有不便於民者即施蠲革遠邇
延頸瞻徯聳動太平之望非朝伊夕可謂至治之幾而紀綱
尚未整肅公道尚未恢張貪風尚未戢斂仕路混雜而淑慝
不分豪猾得志而獄訟不平天心未顧而災異頻仍民力既
竭而莫可支保儘由積之痼疾難以一藥收效大官習於糊
塗小官習於滑稽内而百司習於偷惰外而列邑習於割剝
黎民困瘁置諸度外世道洗濡者任尋常惟施目前苟安而
不究深長之遠慮以容默爲達權以建白爲生事纏繞舊習
一此因循則未見日進於治而終必日趨於亂而已方今庶
務恬嬉三綱不振岌岌如百年老屋朽棟莫支凜凜若萬里

驚濤危檣靡泊宜勵精圖治轉危為安則朝我 殿下諒聞
有畢歲律載新其隨時隨事而益加警省者無異一初也臣
於此際罄竭聾瞽之識以冀萬一之裨補儻是乾坤交濟上
下相親之道故謹以修己為綱其目有三安民為綱而其目
有五敢獻于聖明其曰修己者大學曰自天子以至庶人壹
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之矣是故帝王之學
莫先於修己而後可以治人故安民次之修己所謂其目有
三者一曰奮大志二曰去偏私三曰親賢臣安民所謂其目
有五者一曰立紀綱二曰詢弊瘼三曰明黜陟四曰崇節儉
五曰備戎務其云奮大志者夫人以眇然之身參天地而並
立以位育為能事故得君行道者尚以一夫不被澤為己憂
況人主君師之位負教養之責為四方之表準志乎道遵乎
道使一世為唐為虞由我也志於懲趨於懲使一世為叔為
季亦由我也志之所向實不可不慎也古語曰有志者事竟
成伏願 殿下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奮大志期與至治此志
既立然後勗勵大臣使之糾率百官勉補其職則孰敢怠棄

庶務以敢不恪之罪哉夫如是則時事庶可排世道庶可回
矣其云去偏私者自古人君孰不知私恩之害政公道之與
邪乎然而私恩常勝公道常負者每因一念之邪未敢克去
漸漬頻併以私心用私人則邪用之私人熾夫公道之行而
正人之進也每思掩翳蒙蔽則懷道抱德者恒恐入山之不
深惟有庸陋瑣細之徒附麗盤結則人主雖能欲抑私恩抗
公道勢有所不能必使偏繫之念一切斷去嗜慾之類功利
之說則奉不足以累吾靈坮而後公平之量包涵遍覆大路
坦然行遠無疑此由誠意正心而以造此域者也措諸事務
惟公是主則若決江河孰能禦之哉其云親賢士者人君代
天理物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一日萬幾不可獨運而兼治
則建官分職代其天工熙其庶績而亦不可使凡庸淺薄之
類苟充其位必得賢俊而後與共治理故古之明王至誠求
賢惟恐不及或感於夢寐之間或遇於漁釣之中果知其賢
則與之共天位食天祿行其計用其道俾施澤於蒼生是之
謂王之尊賢者也今揚仄旁招視古無愧而恭於論薦之際

有司徒言具某人之可用而已自上不曾察之以摟言試之
以行事而但依例首之而已有未士之名無用士之實盛美
之典徒歸於文具何補於捄時治國之道哉苟無才德之士
有列庶位可以納誨啓沃可以講究政治則大內邃密之地
左右趨走者不過奄寺而已若輩給使親近情狎跡祕依阿
淟涊讒巧亂眞遂能迷因視聽浸潤日久潛移人主之心且
其陰狡每與正直互爲相反如陰陽晝夜故程子論君以賢
士大夫宦官宮妾親接多小爲言者故由是甫以程子此言
大加證省於親接多小之間則取舍莫逃於洞鑑之中而上
能誠心好士則下有甚焉何憂俊士之不致治道之不成乎凡
此三者修己之目也大槩如斯若其推演究極惟在　殿下
加意致思焉其云立綱紀韓文公愈曰善醫者不視人之肥
瘠察其脈而病否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
之理亂是知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四海雖無事
不足論也紀綱而已矣紀綱者國之元氣也紀綱不立萬事
頹隳元氣未固則百骸解弛夫爲政而能立紀綱如學生築

義以生浩然之氣也豈一事一令得宜合正而遽見其效哉
君志先典學誠身發號處事粹然一出大公見善必樂見惡
必退有功必賞有罪必刑施為注措無不循天理合人心大
服一士則令行禁止皆如意二帝三王所以治化雍熙基業
鞏固者用此道也今是法不行治不成民亦困窮莫安其生
者皆由紀綱之不立也伏願 殿下自修誠正之工尚善惡
賞罰之間去私秉公又使羣下咸得淬勵警動以固紀綱之
振起焉其云論弊瘼者臣聞君依於國國依於民王者以民
為天民以食為天民失所天則國失其依此不易之理也王
者之政惟務庶民之力厚民之産使所天有裕得而保其本
然之善心而已近年以來政繁紊吏苛賦繁役重饑饉瘟癘繼
又頻仍流離遷徙如在倒懸 殿下深拱九重退聞民瘼如
而豈能到處宲知其如此哉見今人民之莫可聊生終必至
於困極作亂而已赤眉黃巾豈是天性好逆理也哉此皆爲
民不堪塗炭者耳及今不救後悔何益莫若上下一心講究
行論務安邦本而許多時弊難宲周知伏願 殿下特頒求

言之敎大開不諱之門內自京師外至遐方皆令各陳時弊
章疏旣集必使廣收庭議商確採擇若其切中時病卽為施
施不歸於空言夫如是則庶幾以國人之視聽為一人之聰
明積弊可袪民勞可息矣其云明黜陟者民之休戚係於外
官黜陟當否在於監司守令非人則不思分憂圖報之責而
聳賄媚權肥己瘠民無所不至監司非人則因念承流宣化
之意而營求貨賄多設羅織不顧怨誹夫如是則聖君賢相
日講治道而四境之內終無可治之理伏望 殿下別擇剛
明仁厚可任方面者以為監司責之以嚴明黜陟其殿最不
公無績可紀者顯示譴罰近亦畧有此規薄勘旋宥無所懲
畏若或限年以幾年廢錮勿使登庸則庶可顧忌漢臣吳漢
以為 陛下慎無赦者亦為慮此故耳必使廷臣各舉堪為
守令者責之以蘇殘袪弊而其怠事虐民者按以重罪並治
舉者則庶幾 擇人民得休息之望其云崇節儉者盖儉者
奢之反也儉則心常不放而隨遇自適侈則心常外馳而日
事無厭孰不知儉之為美侈之為欠哉漢武帝亦惡天下之

侈靡趨末開其化民之道東方朔對曰堯舜禹湯上古之事
難言而近述孝文皇帝之時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
足履革舃以韋帶劍莞蒲為席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於是天
下望風成俗而陛下土木衣綺繡廐馬被積罽宮人垂珠璣
黼文釆叢珍怪欲使民獨不奢侈難矣誠能用臣之計推甲
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
可冀也而當今更化奢侈之術亦無他規宜鑑于朔言可也
自上以帝堯茅茨土階為心內殿以朔治大陳為法節損宮
中用度儉約之制始于掖庭使士大夫家覩感取則達于庶
民然後儉德昭著侈習可革夫財不傷民力漸舒矣其云備
戎務者師卦象辭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朱子曰水
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我國舊規遺
民為本藏兵於農齎糧就軍番休迭息國無餽糧之備士無
獨勞之歎此由於井地受田之式而深得容民息衆之意其
法甚美而只緣後來法皆壞府農自農兵自兵不可復講兵
農之制矣民無恒產流散相繼則抄括閑丁隷為軍揔強以

疲癃兒弱務充兵籍而宗擁虛簿也顧今昇平已久境內無
閭左戍卒之變遑圍無侵鎬及方寇玩愒民習九屬武備盡
之忘域備有一朝之警具何以防禦乎講究養兵之道不容
少緩而使帥臣以時鍊習偏伍之闕額餉需之欠逋器械之
盡傷城堡之頹廢船艦之朽傷並皆修葺以為二邊水陸之
儲備合安不忘危之道嚴飭營閫以為內修外攘之策以為
當今之務急凡此五者安民之目也大槩如斯而若其規劃
纖悉惟在　殿下博詢裁酌焉竊觀今日世道之降人心之
薄時事漸就錯誤民生漸就窮蹙　殿下總攬權綱明燭事
理優為矯救而在廷群工識之治躰通時務者非為之人可
以導揚君上則之德則今茲臣之所陳恒見儒論極知猥越
雖未免出位之戒以蒭蕘之擇萬有一合於　聖籌如蒙採
納得為涓埃之報則　臣雖枯死岩穴其榮華為如何哉如其
杜撰忘作亦加責罰使四方之士咸知狂瞽之說不能欺明
當為庸愚妄言者之戒伏望　殿下熟閱詳究而裁擇焉

江華府南門仙源先生殉義碑

嗚呼此爲江華府城南門故右議政文忠公仙源金先生殉
義之地也先生諱尙容安東人萬曆十八年庚寅登第歷事
累朝位宰相以忠孝正直爲士類所宗崇禎丙子北虜入寇
上將幸江都先生時已去相且老病命從廟社主先行於是
張紳爲本府留守而檢察使金慶徵副使李敏求受命任軍
事矣旣而 大駕追虜先鋒倉卒入南漢城賊騎長圍守之
內外不通諸道勤王師至者輒皆潰賊又分兵窺江都紳慶
徵等特有天塹險不以爲意慶徵尤驕恣人有以軍事諫者
輒盛氣逆折先生奮而謂曰 行在受困日久鄭世規敗道
路傳言已死湖西無主事者副使宜急往收散卒糾義旅督
湖南兵在後者以赴君父之急機不可緩又言南漢消息斷
絶宜亟募死士起居官守十往有一達臣子之義豈忍束手
坐觀慶徵等相與議之曰自有權此者非避亂大臣所得與
一無所聽施或謂先生事去矣盍具舟備緩急先生歎曰
主上在圍中安危不可知 宗社元孫皆在此萬一不幸有

口去

死而已安所偷生屈辱日有報賊大至紳慶徵猶不信曰咲
嗟夫江水流澌賊安能飛渡詰朝賊果從甲串渡江我兵望
之不戰自潰慶徵等一時棄舸遁去賊遂平行至城下先生
顧其家人訣登城門樓積藥其上解衣授傔人麾左右
使去放火自燒死孫壽全時年十三在側命僕挽歸挽衣泣
不去曰當從翁死尚何歸僕亦不去同死別生權順長進士
金益兼先約同志分隸城門收官軍爲死守計至是竟與先
生俱死宗丁丑二月二十二日也盖先生既沒而國家旌其
閭曰忠臣之門又立祠于城南七里賜額忠烈權公金公及
他死義者李公尚吉以下十一人皆得服食崇報之典備矣
上之二十四年戊寅我伯氏承 命爲本府留守至則首謁祠
下又登南門喟然太息曰魏公子之能下士也大梁東門人
猶志之不倦太史公至書于策況以先生之節爀爀爲百世
人紀所賴而此可以無識乎於是伐石爲碑高四尺大書以
纂之樹于門之側俾昌收記其本末竊惟忠義之感於人也
深矣自余至丁丑至今六十餘年其遺老盡矣而此南門蓋

猶指而相語曰某公死於此往往談說其時事如昨日而士
大夫往來道此商者亦必先問南門何在為之感歎歔欷而
不能去自足而言則雖無碑立可也而要以表揭遺跡使人
人者一倍瞻視而雖百世之遠無或忘失則碑又安可無也
顧前政未有以此為意者其以保障為憂而不暇於此也然
而知節義壯人國家有甚於城池甲兵則今日之為其孰曰
非急務哉伯氏名昌集宗先生之孫文正公清陰先生諱尚
憲之曾孫然後之人若復以是而疑此舉則之或私則又非
知大公之道者也

舒川陞戶砲手曺聖台 啓

四祖絶冠冕則軍 縱有我朝之定典 茲陳懇迫之情
獨子無兄弟者去 竊聞古將之垂規 不避猥越之罪
伏念小人 名臣后裔 先世有司馬將軍敢請逑二年
遐鄉賤蹤 近代支武科及第僅免蚤二下
胄 及此身尤極寒微 飢無父母兄弟可見一身之孤孑
賤 而幼年又失怙恃 且鮮親戚朋知寧免衆人之凌侮
只緣官吏之誤選 顧彼豪富有勢之民皆能攀緣而避
邊見軍籍之名偏 惟此窮獨無依之人安敢辭免也生
役 帖書臨門難抗官家威令 泣辭故山先塋日下之長
心 戰中加顏堪愧砲手儀秖 手携長鎗短劍身邊之行
安何處 顧身世若涉川而無津 生涯寄逆旅又食酸辛
李蕭條 嗟究恨欲訴天而不得 丈夫無室家之宜支離
八九年光陰 自憐愚蠢無識之跡敢恨軍額之降充 其
三十歲鄕令 憶此情理難忍之端固非筆舌之盡記 最

中先墓之無主　寒食思先幾灑柳宗元之哀淚　空悵子
是人子之痛心　荒原闕祀堪悲若敖之餒魂氏　自嗟豚
職之都尉　身為賤役每切忝祖之悲　恭惟使道閤下
聲之盡汚　書陳本情冀垂除籍之命
三軍大將　十年掌戎何獨撫卒之政　故小人悃愊之悉
一品重臣　平生愛士不薄有才之人　輿大監處分之快
陳　如許頃下一脫軍丁猶可賤名之復洗
賜　好尋鄉中無者墳墓庶幾孝思之獲伸
大將魚公有龜題曰果是自製則不但頭下宜有獎用之
道尚俟取才時待令　取才時應口曰
少時學文論語孟子之書慣讀　每當監試科規先奇必先
中歲仕賦思玄出通之脉欲模　輒於公都會入格才不徵
納　頃緣陰中者訴官　嗟今日把島窺之手　露梁沙場
人　以致意外之壁戶　郎當時赴鹿鳴之才　秋燈旅舘
強真月二度之操鍊　三千點顧既多羽方之健兒　火炎
不堪夜五更之歡欣　為選兵宜歸麾下之獨子　至冤

昆岡玉石焚 才能貫闕詩書上 翰苑將期馳戰馬 儒
無路訢蒼天 門不徵疵內外邊 金陵郎解守屯田 無
衣苦使提軍服
両江東再渡船

燭影賦 南趀

茀英日晏 搜探古帳 其間燭影之傳疑 萬古江浪
春興方悠 一部宋春秋 筆痕分明具有證 是非誰定
以為真也則 以為偽也則 欲斷未斷 精神忽
人情所不忍為 史氏記錄昭垂 竟居沉思 一眠乍
憊 風飄飄而吹余 行到一處 逶迤其外 岌嶪其內
成 指決洿而上征 世界寬平 白玉為城 閶闔有門
入 累息而屏氣 庭有二大夫 視容貌皆非常人
覲玉皇之儼尊 各抱牒而來訟 而又覩其僕從
一則自稱匡胤 兩對相看 玉皇曰噫 各控所懷
一則自稱匡義 如負深愧 二趙天子 以恙以披

臣義再拜曰余小臣身遭五季堂〻帝位 陳
諸先伸理 世居涿郡 乾綱墜紊 兄也得之則忽 臣
橋之變 然不矜而不伐 何幸 母后末命
亦不可謂之無力 盡臣道其弟道 金櫃禪草
不肖之身 追先皇之不祿 迄入大內屬以後事 蒸難
物望有歸 祇承名於金闕 其言曰汝傳元后 僶勉
負兄 邦知後世 不覈人之情實 發源於一桂之適要
強乾 史筆不的 妄加人以大惡 漲波於陳經之編牘
蓋由 陳壽信其無據 殊不知燭影下離席之狀 又不
牛僧孺其靡實 乃小臣遜位之時 抑兄
知斧戳地好為之聲 大則君臣義 豈可肆行纂逆 縱
皇因追之辭 小則兄弟情 同梟獍而自荣 猶
臣之不為天子 有何汲〻於得位 大抵 鼓鐘于內
不失富貴其身 用輕戕其天倫 聲聞于外
莫顯乎隱 苟臣之有此不祥 彼臣民之縱不言 醜言
聖訓不昧 神人[illegible]無狀 我何面目居其上 不能

一叅　天日在上如是焉　手倡叅三殺人　海枯山崩
容置喙　不能照所脾　誰卞見一車載　九原之恨不窮
地久天長　追懷從事　大器如此　臣亂開之歇
百世之痛誰雪　不禁沾聽　惟皇同燭　孱省總變一
杜長號　臣以周家之舊臣　不能禁麾下之欲富貴豈
一致詳　征滌漢而出師　黃袍遽具加斯日
臣心之所欲　適母后之臨崩　田舍翁十家
競之而惧不從　蒙傳爾之遺命　嘗觀夫　尚不可他人
財産　況神器手自經營　不與子而與爾　母命雖曰嚴
是情　貴天子富四海　在常情而猶殆　不難夫中途
勤　禪接之事　國有長君　我既以公與爾
而改　帝念　古有堯舜　人心可願　爾豈不以公爾與姪
爰遵慈命　厥后友愛　目之以龍行虎步　當灼炎分
楣前誓約　老而益篤　私自賀付托之得人　不曰恩而
痛之日　及大疾之不起　是豈有他計也哉　便憁奎兒
曰親　又君之而進入　屬社稷之長策　不職耳聽

之懷 百歲後傳德昭之言 屏我舊使之宦官[illegible]
而心驟 竊恐夫自我口出 去我至親之妻妾 從容
進退 傳位之事 我雖知挾詐而乘機 但高拜辭爲
問我曰 奈何奈何 事勢已迫不可呵也 亦憤氣之所
一言 卒至行楊廣之故事 可惜吾妻子之寡弱 旣殺
激 鬼神亦列若何益 紛睞恨其蒼黃 快君
其父 其天 彼母子托命之言 以此道料其情 方
瞑之去牙脏 不亦踈且迂哉 久矣漸之所由來 幾
吾未死欲殺之心 一朝偃然 德昭之促殞非辜 廷美
多蟠積於胸中 乃自爲功 訴抱尸而痛哭 無一
之夏貴狙房州 君兄何負而弒之 天理人倫 惟本史氏
言哀慟之及 弟侄何罪而殺之 一時並臭 得知其踪
誅義之輩 地下冤魂哭 千古萬古 何知燭下之隱
嚴君答賊 人間公論明 若醜畏聲 到今日而呈露
兄弟之間 已往之事 最可恨者 身得天下
不必藏怒 不可[illegible] 十七載之光陰

上法尭舜 不矯貴成奇稷 乎之有四海者 久假
公天下之至心 貽懿德於舜禹 非我子孫也 惡知
而不歸 無異於膻思之神器 有時乘風 陳橋月低
其非有也 竟枯死而孰知 烏睨舊土 汴河樹古
蒲目遺跡 然而 人生一世 興亡一邱墟
總成悽惻 孰能長保而不滅 人事手翻覆
臣義子孫 仁高二宗 徽欽二帝 自存宗以後
雖曰世有天祿 皇嗣之絶 羈死漠北 皆吾當裔
若顛木之有曳蘖 以此自寬 寔帝之小垂明哲
亦天命之不替 但慰寘漠之幽魂 費千辭而不憚煩
言訖痛哭 臣義 枚是 面色如土 方欲再辯 玉
玉皇亦為之動容 以手拊背 雷霆談鋒
皇覽而止之曰 嗟爾臣義 若兄之言如此 天之與人
不須多言 是非又何論 莫非至善
五倫推叙 君臣之義 各居倫一 爾何不恤 君雖不
人道斯下 長幼之序 網張自舉 有同鬼蜮 兄雖不

道在臣當忠 臣亂為人 擧重位而援汝 以言子君則

德在節當敬 心公且正 諒友愛之天性 以言子兄則

可謂仁君 於汝何負 緘具身及子孫其 宜羣儒之

可謂仁兄 於汝何虐 曾不念相煎之太急 施刀鋸於

掉筆頭 倘使爾 兮玉几之初憑 追攀髯之不可及

既骨 勤哀毀而侍藥 讓德昭而歸藩

若舜為之避 未向 佚誣欲訟獄之依歸 即祚須告

秉天彝而自存 勢將安於不得已 然後 宅心如水

以德昭為皇太子 接之以懸 身死之後 上不負母后

以廷美為皇太弟 待之以禮 以此相傳 下不孤兄皇

之命 天理就正 燭影之下 公仁之名 殺青千秋

之賢 人心歸厚 誰有此醜 騰播人口 大書特書

討不出此 臣義哭出 余弃推枕 知天之哀我蒙瞀

悔具追諸 垂首躃踊 寤而乃竦 則精神而諷諭

因追記其始末

以述燭影賦

不知其長
始患德

甲子又月日夢

江都

空拳打帳々不列而器破
利刀割水々無痕魚死而止

同 — 呂東萊 名祖謙 — 芊栗齋 名豈

峯 — 張南軒 名栻　　之擧缺

平 — 朱晦庵　　境融會而

曾抽葉韵　蔡西山 文公老友　磨無田叩

烏語寬　蔡節齋 名淵　葉仲圭 名采　天墜伏閏

亥歲雄　劉靜春 名清之 尊事文公　香勵峯能

狂殺秀

無數鋪